

二十九面第六行，末後的兩句看起，或者我們從頭念也可以。

【曰。昨蒙和尚捨罪。今雖出家苦行。終難報德。其惟傳法度生乎。弟子常覽涅槃經。未曉常無常義。乞和尚慈悲。略為解說。】

上一次講到這個地方。行昌也就是志徹禪師，他在家姓張，叫張行昌。這個人也是很有善根，你看六祖在前世還欠他十兩銀子，六祖還借過他的錢，可見得他是有來歷的，也不是一個平常人。欠錢一定要還債，決定躲不過，躲得過這一生，躲不過來生，躲得過來生，躲不過後生。所以，你要是真正通達事實真相，你才曉得，人與人之間，沒有說哪個人佔哪個人便宜，哪個人說吃了虧，沒有，決定沒有。欠錢的還錢，欠命的還命，在這裡也能看到因果的定律，可以說是果報絲毫不爽。他覺悟之後，想到祖師的恩德太大了，如何才能報佛恩、報祖師之恩？只有一個方法，『傳法度生』。這樁事情，只要肯發心去做，沒有一個人做不到。

過去曾經跟諸位說過，李老師門下那些講經說法的人，一半以上是小學畢業的。小學畢業都有這個能力，如果你們說沒有能力，那是任何一個人都不能相信的。你們為什麼不能？你們不肯發心，這個是很大很大的一個障礙，尤其是我們一般所講的自卑感。我們今天這個學佛社有嚴重的自卑感，這個觀念要不突破，學佛社沒有前途。當年魯哀公那個時候是諸侯之一，也就是一個小國家的皇帝，請教孔夫子，你底下學生有沒有好學的（好學就是有學問的）？孔老夫子推薦的人，顏回。顏回跟魯哀公，真是門不當戶不對，一個是王侯、貴族，一個是家裡吃飯的飯碗都沒有，「一簞食，一瓢

飲」，孔子極力的讚歎，可惜他短命死了，現在沒再聽說有一個好學的了。如果像我們學佛社的人遇到這個事情，不敢說，為什麼？門不當戶不對，不敢講。所以這自卑感要把它打掉，別人能，我們為什麼不能！

我離開台北這麼久，我台北那些學講經的，一直到今天沒有中斷，今天我還收到一個錄音帶。他們在講堂講現場錄音，錄來給我聽聽，很不錯，很像個樣子。這個人什麼程度？小學畢業。你們諸位可以聽聽，錄音帶剛才我放在這上面，就是《普賢行願品》。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」，不肯發心就沒有法子，他要像這樣不斷的練習個十年、八年，將來就是法師；如果不出家，就像李老居士一樣的，一方教化眾生。我們自己不肯幹，說這個太難了，不發心幹，這個沒有法子。一定要認真，要肯發心弘法利生，這樣才真正是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」。這是確確實實的，他這個見地一點都不錯，他不但是這麼想法，他也認真的幹。

看底下這一句，『常覽涅槃經』，可見得他在經典上真下功夫，「常」是不斷的在那裡讀誦、在那裡研究，這是一部大經，一共有四十卷，可見是相當之長。他對裡面有一段經文，他有疑惑，就是『常』與『無常』的道理，這個在《涅槃經》第十三卷，所以他提出來，求六祖大師開示，給他解釋。這一段解釋非常非常重要，給我們以後修行人很大的一個啟示。

【師曰。無常者。即佛性也。有常者。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】

這個講法，會叫志徹禪師大吃一驚，為什麼？跟佛講的完全相反。所以他底下就說：

【曰。和尚所說。大違經文。】

和尚所講的，跟經文完全相反。

【師曰。吾傳佛心印。安敢違於佛經。】

六祖大師就告訴他，我是一個『傳佛心印』，代佛弘法度生的人，我所說的話，決定不敢違背佛經。志徹就講：

【曰。經說佛性是常。】

這是《涅槃經》上說的，『佛性是常』。

【和尚卻言無常。】

六祖你說無常。

【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。和尚卻言是常。此即相違。】

這個說法明明跟經典裡面所講的相違背，明明相違，你又說絕對不違背佛經，這個叫人聽了愈加疑惑。

【令學人轉加疑惑。】

本來他對於常與無常就很疑惑，這麼一來加倍的疑惑，不但不能夠把這個疑惑打破、解除，反而加重了疑惑。

【師曰。涅槃經。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。便為講解。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。】

《涅槃經》六祖的確是很熟悉，因為我們根據記載裡面來看，《涅槃經》六祖大師從頭到尾曾經講過一遍。因為他那個時候逃難，剛剛離開黃梅逃難，路上遇到無盡藏比丘尼，就是在曹侯村。在那個地方住的時間也久，住了差不多有八、九個月，遇到這個比丘尼，比丘尼天天念一段，他就給她講一段，這一部經他從頭到尾講完。其他的經我們在《壇經》裡找不到跡象，《涅槃經》有。所以他說沒有一個字意義不合經文。

【乃至為汝。終無二說。】

乃至於今天對你，我也是沒有兩種說法，沒錯！志徹禪師就說：

【曰。學人識量淺昧。】

『識』是知識，『量』當程度講，我的知識程度都不夠，『淺昧』。

【願和尚委曲開示。】

求六祖大師委曲婉轉的詳細給我說明。

【師曰。汝知否。佛性若常。更說什麼善惡諸法。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。故吾說無常。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】

《涅槃經》上所講的佛性是常，六祖所講的佛性是無常，這個常跟無常是一個意思。而我們今天所以聽不懂，我們認為常跟無常是兩個相反的意思。所以這一點就迷惑了，不曉得他這個說法，跟釋迦牟尼佛那個說法是相同的。為什麼釋迦牟尼佛說佛性是常，而六祖又說是無常？諸位要曉得，佛無有定法可說，佛無法可說，佛所說的一切法無非是破眾生執著而已。眾生執著佛性是無常，眾生執著，為什麼？迷，不知道自己有了佛性，所以佛就說佛性是常，無非是鼓勵大家認真的來學佛，佛說的話沒錯。六祖今天說佛性是無常，專對志徹說的，為什麼？志徹讀了經，他就執著佛性是常，要把這個觀念給打掉，要曉得佛法是本來無一物，一定要曉得這個道理。佛性確實是永恆存在的，沒有變易的（就是我們六根根性），所以佛才說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。但是它這個現相，相呢？迷的人好像是沒有佛性，好像是無常，覺悟的人的確是常。雖然是常，不能有常的這個觀念，有常這個觀念就錯了，那你佛性裡頭還有一物，有什麼一物？有一個常在，常的對面是無常，那你又迷了。

因此佛祖說法，無非是教我們破迷開悟而已！執著就是迷，打破執著就是悟。迷就是十法界、無量法界；悟了，法界是一真，一真法界。所以說無障礙的法界，事無礙、理無礙，事就是相，就是像此地所說的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，這是事，事無礙；理，就是這

裡講的佛性，這是理，理無礙，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我們今天起心動念、一切造作統統有障礙，障礙從哪裡產生的？是我們錯誤的觀念，錯誤的執著，從這產生的。離開一切錯誤的分別執著，一切障礙都沒有了，無障礙的法界叫一真法界，就是《華嚴經》的境界。有障礙，這是六凡、二乘、權教菩薩，那是有障礙。如果我們要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，提升到無障礙的境界，在我們這種情形，堅固的執著，妄想執著決定打不破，唯一的辦法就是求帶業往生。除這個辦法之外，沒有第二個路子可以走，為什麼？事事都有障礙。在念佛人要達到無障礙的境界是理一心不亂，這個要懂得，圓教初住、別教初地的這個地位。

大師給他開示裡面主要就是發明這個道理。所以開示就問他：『汝知否』，你曉不曉得？『佛性若常，更說什麼善惡諸法，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？佛性要常，那人不都是佛嗎？應該都是佛才對，還有什麼六道凡夫？可是佛性是真常，因為你迷了常，所以就以為是個無常。所以六祖說的話，就是針對迷惑顛倒、執著的人說的，『故吾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』。你們想想看，他們兩個人說的話，有沒有矛盾，有沒有違背？佛說佛性是常，是教人開悟的；六祖說佛性無常，是叫志徹開悟的，正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曉得，六祖所說的無常，跟佛所說的常是一個用意，破當人的執著，話說的不一樣，目的一樣，意思是一樣的。

【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。即物物皆有自性。容受生死。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。故吾說常者。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。】

佛，因為一切眾生執著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有常，這個的確是一般人的執著，都認為自己有一個心。心什麼？心能夠思惟、能夠想像、能夠分別善惡，這都是心，這就是自己的心。總認為身可能

是無常的，這心是常的，因為將來六道生死輪迴，誰去輪迴？這個心輪迴，不是身輪迴，身不會輪迴。這就是我們佛門裡講的神識，一般人講的靈魂，外道講的神我，認為這個東西很靈。要曉得，八識是無常的，將來轉識成智，如果識心要是常的，怎麼能轉成智？沒有法子轉成智；可以能夠把它轉成智，可見得它是無常的。所以佛對一般凡夫講，一切諸法無常。而六祖說常，六祖因為志徹念《涅槃經》，死在字裡行間，執著佛說的話，牢牢的不放，所以這個經就把他的悟門給堵塞了，必須在這個地方，要用這個方法把他堵塞的地方打通，他就會恍然大悟。所以六祖這個說法是針對志徹說的。他執著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，這是無常的，生滅心。所以大師說有常是打掉他這個執著。

就現相上來觀察，自性往往被一些生滅法，所謂是有為法所掩蓋了，就好像太陽被雲彩遮住了。我們也可以說太陽光無常，你看一會兒被雲遮著就沒有了，一會兒雲散就有了。從現相上來看，確實有這個現相。實際，實際上沒有。六祖這個說法，就從這個現相上說；佛是從真實上說，太陽光是永恆的。我們在雲彩底下看，太陽光是無常的，一會兒有、一會兒沒有，有沒有說錯？兩個都不錯，兩個說的是一個意思。所以我們要懂得佛祖說法的義趣之所在，這個樣子才能開悟。

【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。】

你看佛是對這些人說的，以這個為對象。

【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。共成八倒。】

二乘聲聞、緣覺，把真常他以為也是無常。所以一共成了八種顛倒。這個八種顛倒就是常樂我淨，我們凡夫這四個字確實沒有，可是以為什麼？以為有，以為我們自己有常、有我、有樂、有淨，凡夫自己認為有，其實確實沒有，所以叫四種顛倒；阿羅漢跟辟支

佛，他迷在佛性上，他認為佛性上也是無有常樂我淨。我們執著有常樂我淨，這是錯誤的，確實沒有，執著；他是已經有以為沒有，以為是無常、無我、無樂、無淨，所以他也是個顛倒錯誤的知見，這樣一共就成八種顛倒。要知道你迷了，就好像日光是在，被雲彩遮住了，你現在見不到，常樂我淨是真有。所以有真常、真我、真樂、真淨，這是一點都不假，佛能夠證得，我們也能證得，問題在我們自己肯不肯修，肯修，沒有一個人不能證得的。所以要曉得，經典上說常、說無常要通達它的義趣，常跟無常它是一個義趣，都是破我們執著而已。再看底下的經文：

【故於涅槃了義教中。破彼偏見。】

『偏見』就是執著一邊。

【而顯說真常。真樂。真我。真淨。】

這個實實在在有，有在哪裡？跟諸位說就在現前，就在自身，可是我們自身一天到晚苦得不得了。這又是怎麼回事情？就是迷了自己的『真常、真樂、真我、真淨』，你迷了。你要曉得你那些苦惱、煩惱，你自己如果去找一找看？像禪宗，禪宗達摩祖師到中國來的時候，住少林寺的時候，冬天雪下得很深，雪下得很大、下得很深，慧可去找他，達摩也不理他，自己在那裡打坐不理他。慧可看到這個樣子，好像不能感動，達摩理都不理，於是自己發了狠心，拿個刀把自己手臂砍掉。砍掉一條胳膊，一個手拿著它，達摩一看：你何苦，你這幹什麼，你來幹什麼？他就說：我心不安，求你老人家替我安心。達摩就說：好，行，你把心拿來，拿來我替你安一安。他回頭再想想，去找我的心在哪裡？找不到。所以只好回答他，我覓心了不可得，我心找不到。他說：我替你安心竟，替你安好了。沒有心，你還有什麼煩惱？他這才一下恍然大悟。所以這個就是二祖，二祖慧可大師斷了一條胳膊的。

所以煩惱從哪裡來的？自己找來的。你自己心裡不打妄想，你哪來的煩惱？煩惱都是想前想後，可是那個想是空的、是假的，決定是虛妄的。所以叫妄想，你只要有想，統統叫妄想。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很好，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你還有什麼妄想？你曉得三心不可得，你就會覺悟到，我們今天所有的知見、所有的思想統是虛妄的，統是叫自找麻煩。你本來沒有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雖然不是個真的，你要不放下叫活受罪。所以佛菩薩看到你，叫你「可憐憫者」，真是可憐。為什麼？他本來不要受罪，他自己找罪受，真是可憐。他如果說真有罪，那不是可憐，受罪他是應該的；他可以不受，他偏偏自己找罪受，這有什麼辦法？這個沒有法子的。所以慧可被達摩一句話點醒，他的妄想從此以後就打掉了，打掉妄想就明心見性，所以成為禪宗第二代祖師。所以佛門講這個術語叫「妄想」。凡是想都是虛妄的，凡是有想，那個人都叫不正常；正常的人，正常的人沒有妄想，這是正常的。正常的人就叫做佛，就叫菩薩，除了佛與菩薩之外，統統不正常，為什麼？統統打妄想，就是妄想多少就是了。妄想多的，六道凡夫；妄想少的，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權教菩薩，比較少一點；沒有妄想，那就是佛與那些大菩薩，就是明心見性的菩薩沒有妄想。所以我們自己要曉得，一天到晚在那裡幹的統統錯了，也想錯了，也做錯了。

【汝今依言背義。】

這是六祖大師責備他。

【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。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。】

這就是他經雖然念得很熟，把經裡頭的意思搞錯了，完全搞違背了。以為什麼？『斷滅』叫無常；『及確定死常』，「死」是什麼？死呆板，一成不變的，這個就叫常。哪裡曉得佛祖的言語活活



潑潑的，常他可以說無常，無常他也可以說常。聽聽他講的統統有道理，人家字字句句是活的，他把它看死了，所以死在字裡行間。這就是他錯解了佛最後的遺教，因為《涅槃經》是最後講的，佛講完這個經就入滅了。

【縱覽千遍。有何所益。】

如果還是這樣繼續的執著下去，死在字裡行間，你就是念上一千部也沒用處。

【行昌忽然大悟。乃說偈言。】

『偈言』就他的心得，他聽了之後就恍然開悟。我們看他這底下兩首偈：

【因守無常心。佛說有常性。不知方便者。猶春池拾礫。】

這把他的病說出來了，他的病在哪裡？就是『守』，「守」就是執著，執定了經上的文字，以為佛講的有常性就是一成不變。『不知方便者』，「方便者」就是佛，佛是個善巧方便的人，佛說常、無常，這個意思都是破凡夫、二乘的執著。由此可知，佛所說的一切法都叫方便法。佛有沒有真實法可說？沒有。你從方便法裡頭一悟入，那叫真實法。真實法決定說不出的，只有你自己去悟。能說得出的都是方便，方便是誘導你悟入真實，沒有方便決定不能入真實。他是過去不曉得事實真相，所以底下有個比喻『猶春池拾礫』，「礫」是瓦礫，小石頭，等於說到了寶所沒有去撿寶，去撿那些石頭回來，這個很冤枉。《涅槃經》是寶所，從寶所裡頭撿了些石頭回來，不但沒有好處，還惹一身麻煩。下面這就說明他的悟處，第一首是說他自己以往的過失：

【我今不施功。佛性而現前。】

這一悟就是見性。他因為過去執著，你看《涅槃經》念那麼久，他不悟、不見性，現在在這個地方他見性了。『不施功』就是不

假功用，豁然就見性，佛性就現前。為什麼？執著一打掉，真相大白，就是佛性現前。佛在《華嚴經·出現品》裡頭告訴我們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這是真的，這就講的佛性是常；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，我們今天變成凡夫，變成這麼樣的苦惱，原因在哪裡？就是妄想執著害了我們。志徹禪師也是因為有妄想執著，所以念《涅槃經》不會開悟。被六祖點醒，他把妄想執著放下，這一放下就開悟、就見性。你看跟《華嚴經》講的沒有兩樣，妄想執著不放下，不行。後面是感激六祖的話：

【非師相授與。我亦無所得。】

如果不是六祖大師給他開導，他還是沒有辦法證得，所以這是感激的話。

【師曰。汝今徹也。】

六祖說：行了，你現在貫徹、通達了，沒有障礙了。

【宜名志徹。】

他就給他起個名字，你名叫『志徹』，他就叫志徹禪師。

【徹禮謝而退。】

這個就是張行昌。所以這些參請機緣裡頭，許許多多都是非常重要的啟示，也就是我們一般人常常犯的過失。再看底下一段，下面這一段是神會禪師，這個就是荷澤禪師，是禪宗史裡面非常了不起的一個人。六祖頓教法門在北方弘傳就是他，他是最有力的一個人，把六祖大師頓教法門，傳到北方去了。他的年歲很小：

【有一童子。名神會。】

凡是講『童子』，都是年齡不滿二十歲，這個才叫「童子」。二十歲以上就不能稱童子，可見他不滿二十歲，十幾歲，人很聰明，『名神會』。

【襄陽高氏子。】

『襄陽』在現在的湖北，俗家姓『高』。

【年十三。】

所以他稱童子，十三歲。在六祖大師道場是小沙彌，聰明，很頑皮，你從這邊看，你能看得出來。

【自玉泉來參禮。】

他是從玉泉寺這邊來的。剛才說了，這個人實實在在是有宿根，有很深厚的宿根。所以這麼小的年歲，他就出去參學，而且去參訪當代第一位大善知識。

【師曰。知識遠來艱辛。還將得本來否。】

諸位要知道，這十三歲。六祖大師對任何一個人，你看看在稱呼、在禮貌上，我們看不出他有個怠慢的地方。他稱神會，十三歲的一個小孩，也稱他『知識』，就是善知識，尊稱。從玉泉到曹溪，在當時差不多是一千多里路，那個時候步行，要靠走路，恐怕也得走一個月，才能走得到。所以說『遠來』，非常艱難，非常辛苦，這麼遠到這來。『還將得本來否』，這一句話是禪機，也就是試驗他的，測驗他的程度。就是說你有沒有明瞭根本，禪家所謂講「本來面目」，你有沒有明白這回事情？

【若有本。則合識主。】

如果你根本明白了，這就是『有本』，那你應當認識自己的主人公，就是自性，換句話說，你應該見性了。

【試說看。】

你試試說給我看看。這十三歲來參學的小朋友，六祖大師也得考一考他。

【會曰。以無住為本。見即是主。】

這個小沙彌也很厲害，話說得是沒錯，但是是不是自己真正的境界？還是常常聽別人講的，自己套著人家的話來說？

【師曰。這沙彌爭合取次語。】

『取次』就是太草率，就是說得太容易了，話的確講的是不錯，那是道聽塗說，不是自己的境界，答得也很快，這是太輕慢了。所以這個問答，答的時候不但是聽言語，還要看他的態度，能夠看得出來，他是記問之學，還是自己真有悟處。真有悟處，跟在外面所聽的、看得多，這種東西不一樣，神情態度都不一樣。神會他是聽的不少，到處聽這些禪師、法師講經說法，聽了不少，他記得也不少，年輕記憶力好，所以不是自己的境界。

【以拄杖打三下。】

這個時候因為他太草率的答覆，看他不是自己悟處，道聽塗說的，六祖就拿拐杖打了他三下。

【會乃問曰。】

神會他也問了。

【和尚坐禪。還見不見。】

他來考和尚了。他前面講「見即是主」，他反過來問，和尚，你坐禪的時候還見不見性？從這個問話裡面就曉得神會這個時候沒有見性，因為見性不一定在坐禪，行住坐臥都見性。哪裡說我坐禪的時候就見性，不坐禪的時候就不見性，哪有這個道理？沒有這個道理的。

【師云。】

祖師也不答覆他，再翻過來問他。

【吾打汝是痛不痛。】

我打你痛不痛？你問我坐的時候見不見？現在我問你，我打你痛不痛？

【對曰。亦痛亦不痛。】

所以這就是很頑皮，小朋友。

【師曰。吾亦見亦不見。】

你說你亦痛亦不痛，我說我亦見亦不見，我這個亦見亦不見是真的，你那個亦痛亦不痛是假的，是有問題的。

【神會問。如何是亦見亦不見。師云。吾之所見。常見自心過愆。不見他人是非好惡。是以亦見亦不見。】

這個話就正是教訓神會的，神會毛病在這裡。六祖說我也見也不見，我也見的是什麼？常常見自己的過失。神會是不曉得自己過失，專門看到別人不對，不知道自己不對。今天下午丁居士帶了一個同學來，這個同學不是個佛教徒，很難得，姓徐，我勸他以後星期五來參加我們這個研究討論會。這個人有志氣，很難得的一個青年，他有抱負，可是自己想（他今年三十六歲）如果這個時候再要沒有機會做事，將來一生一事無成，就一生空過了。我說的確是如此，一個抱負要實現，事業要成就，不簡單！這裡頭第一個因素，我們中國人講福報。他說這個說法好像太空洞了。我说不空洞，很踏實。他要我舉個例子。我說你要做一個事情，得到很多朋友幫助你，這是不是踏實的？這個不是虛妄的。你要沒有人幫助，你的事業決定做不成功，人緣好就是福報。

所以諸位要曉得，我就舉一個例子給他說，你看看歷史，古今中外，人家建立一個政權，建立一個王朝，你打開歷史看，他一共幾個人。少的三、四個人，多的十幾個人，二十個人以上的我們找不到，沒有。十幾個人同心同力就能建立一個王朝，就能建立一個國家，真是人要同心。所以我就跟他講，我說今天你們雖然是一家人，你這個一家人不是一家人，每一個人一個想法，每一個人一條心。他點點頭，一點沒錯。你一家人一個人一條心，你這個家怎麼會能夠起得來？起不來的。你要曉得，你看看歷史上《三國演義》，劉、關、張三個人，三個人一條心，他就能夠霸佔一個地方，也

建立一個政權，也搞了好幾十年，三人同心。今天一家人，一個人一個心，他家不能興。我們這一個團體，一個人一個心，這個團體不能起作用，就這麼個道理。所以我今天勸他，如何叫別人能跟你合作？你事先要跟別人合作。你不能以至誠待人，想別人也真誠的擁護你，那是作夢，這就叫因果。他今天接受了我這個道理，他懂得了。你要別人待你好，你先要對人好。我看別人不順眼，要讓別人看我順眼，這個講不通，沒有這個道理。我看他不順眼，他看我也不順眼，這理所當然，這個就是因果報應。

所以六祖話說得對，人人都能夠常常看到自己過失、自己毛病，而不看到別人的毛病，這個人就是聖人，這個人就是佛菩薩。佛菩薩跟別人不相同的地方，就是這一點。因為你天天看到別人過失，你一天到晚煩惱就多。你看到別人都沒有過失，只有自己有過失，煩惱就沒有，心就清淨，這一句佛號就念好了，決定就能往生。所以人最大的毛病，就是看到別人的毛病，諸位要記住。眾生相是外面的，我們六根接觸外面境界，自己這個感受，你看唯識裡面講的，你以善心所與外面境界相感，你看到外面境界是善的；你以惡心所去感應，外面境界是惡的。外頭境界實際上沒有善惡，所以要知道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都沒有善惡，它是中立的。問題就是在我們自己怎麼用心？你要用清淨心看外面境界，沒有一法不清淨，正是所謂相隨心轉，外頭境界隨著自己轉。我用善心看一切人，一切人都是善人；我用佛心看一切人，一切人都是佛；我用瞋恚心看人，每一個人都可惡，相隨心轉。所以修行，是修心，不能修境，修境永遠不成功的，修心很快就成功，一定要曉得這個道理。六祖給神會開示，神會的毛病就是專門看別人毛病，你看，見六祖還要挑六祖的毛病，你坐禪的時候還見不見？還在找他的麻煩，不曉得自己的過失。所以六祖在這裡針對他這個說法教誡他，這是真

實法。所以他是自己常常見到自己的毛病，見到自己的錯處，這是他『見』；他要有不見，不見是什麼？『不見他人是非好惡』，別人的是非好壞與自己不相干，他「不見」。所以他說我『亦見亦不見』，這個話講得很有道理，講得通。再反過來問他：

【汝言亦痛亦不痛。如何。】

反過來問他，你問我「亦見亦不見」，我答覆你清清楚楚，我現在再問問你，我打了你，你說你『亦痛亦不痛』，你說給我聽聽。

【汝若不痛。同其木石。若痛。則同凡夫。即起恚恨。】

他說你要是不痛的話，我打你不痛，那你不跟石頭一樣嗎？你跟一個木頭、石頭一樣，你沒有知覺。如果你要說痛，那你是凡夫，你是凡夫你就會起瞋恚心，你就會生煩惱。這就是說明，他講「亦痛亦不痛」，雖然說套禪宗這個話，講不通的。這個人很聰明、很伶俐，說話很快，頭腦動得很快，但是後果他沒想到，沒有考慮後果，只曉得套公式。像這樣的人有，確確實實有，有許多是戲論，你也能見到。像有些人《金剛經》念多了，《金剛經》裡面有許許多多的這些名相，譬如「如來說人身妙大，即非大身，是故如來說名大身」。人家套的時候，我吃飯就是沒吃飯，是名吃飯。這就跟神會一樣，套著這個術語胡說八道。被祖師這一逼，逼得他沒話說。

【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。痛不痛是生滅。汝自性且不見。敢爾戲論。】

這是責備他，他並沒有開悟，但是說的話，都是聽到人家開悟的人說那些話，他聽多了，他在這裡套了也說給祖師聽。祖師到底是識貨，沒被他矇騙住。像他這種人要是到現在來，我們會被他騙，唬得一怔一怔的，因為我們不曉得。現在跟你說，頭腦聰明的很

多，拿著禪宗的術語、密宗的東西就跟神會一樣，到處去招搖撞騙，把人唬得一怔一怔的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些人沒有碰到高人，碰到高人他也就不敢了。所以他們很聰明，看到你能騙他就騙你，看到不能騙，他也裝乖一點他走了，他不來跟你打交道。

【神會禮拜悔謝。】

神會還算不錯，孺子可教，他還懺悔，禮謝祖師的教誨。

【師又曰。汝若心迷不見。】

『心迷不見』就是沒有見性。

【問善知識覓路。】

這就是你要常常請教『善知識』，要求一個入門的方法。

【汝若心悟。即自見性。依法修行。】

這是對的。

【汝自迷不見自心。卻來問吾見與不見。】

這是他的過失，你自己還迷惑顛倒，你還來問我見性不見性。確實，這是開玩笑的，這是戲論，戲論就是開玩笑。

【吾見自知。豈代汝迷。汝若自見。亦不代吾迷。何不自知自見。乃問吾見與不見。】

『見性』是當人自家的事情，誰也代替不了誰。佛門裡頭常說，「父子上山，各自努力」。學佛這樁事情，明心見性，一心不亂求生淨土，什麼人都幫不上忙。這個諸位要記住，誰都幫不上忙，一定要靠自己努力。前清時候有一個老太太往生，走的時候預知時至，沒有病苦，逍遙自在，說走就走了。人家問她，你到底怎麼修的（這在《往生傳》上有）？她告訴人，我一天到晚就念佛，什麼事都不管，所以她有個外號叫百不管老太太。什麼事情都不管，兒女已經長成了，他們已經成家立業，各人管各人的，什麼都不管，一心念佛，她能夠這麼逍遙自在的走。所以說什麼人有福？跟諸位



說，什麼不管的人就有福，大福報，他心清淨。管事就有煩惱，就要操心。

所以我們想建一個居士林、建一個彌陀村，這個目的就是希望年歲大的、退休的人到那個地方去住，什麼都不要管，每天聽經、念佛，這個樣子將來個個確確實實都能往生，這是無量無邊的功德，這是大事情。經上說得好，你能夠幫助兩個人往生，勝過你自己念佛求生淨土；你能幫助兩個人真的往生，你自己決定往生，功夫差一點，到你臨命終時，他會告訴阿彌陀佛，我們兩個人所以能來，都是他幫的忙，現在看他壽命快要終了，咱們趕快去接他，他會把阿彌陀佛拽著一起來接引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我們對於幫助別人往生，要認為是我們一生當中最大的事業，能有這種機會，能有這種緣分，我們決定不輕易的把它放過。再繼續看底下的經文：

【神會再禮百餘拜。求謝過愆。服勤給侍。不離左右。】

神會的確是非常乖的一個小孩，真的很聰明，六祖大師這樣的教誨、開導、責備他，他非常感激，拜了一百多拜，這是真正求懺悔。以後他就做六祖大師的侍者，一天到晚跟在祖師旁邊，侍候祖師，『不離左右』。在祖師身旁時間久了，當然他得的好處非常多，他也是四十三個大徹大悟的入門弟子之一。

【一日。】

這是有一天。

【師告眾曰。】

六祖大師在開示的時候跟大眾說。

【吾有一物。】

這就是講的自性，看看大眾境界如何，等於說來考驗考驗大家，『吾有一物』。

【無頭無尾。無名無字。無背無面。諸人還識否。】

你們曉不曉得？六祖就說了這麼幾句話，問大家你們曉不曉得我說的是什麼？神會他就出來說了。

【神會出曰。】

『出』是離開他的坐位，站出來，他就講：

【是諸佛之本源。神會之佛性。】

他就說出來了。

【師曰。向汝道無名無字。汝便喚作本源佛性。】

我跟你講沒有名、沒有字，你怎麼把它叫做『諸佛之本源』，你的『佛性』？它沒有名字。由這個地方可以能夠看到神會聰明之處，很小就聰明。

【汝向去有把茆蓋頭。也只成箇知解宗徒。】

這個話說的是很有道理，這是警惕大眾的話，學佛要踏實、要真誠，不能夠草率隨便的說話。『汝向』，就是你將來要是自己有個小道場，『有把茆蓋頭』，「茆蓋頭」就是茅蓬，這是道場裡最小的。你有個小茅蓬，自己做個道場，有個小道場，你也不過是一個『知解宗徒』而已，「宗」就是禪宗。換句話說，不是一個真正明心見性的人，是個隨語知解之人，拿現在的話來說，叫道聽塗說，不是自己的真實見地。這是祖師警告大眾的話。實際上，神會確實有見地，所以六祖大師對神會也很愛護他，他年歲最小，也是最令祖師照顧的一個人。

【會後入京洛。大弘曹溪頓教。著顯宗記。行於世。】

神會禪師，六祖圓寂以後他離開曹溪到洛陽，也就是長安、洛陽一帶，首都所在地，那個時候洛陽是東京，陪都，皇帝京師是在長安。這兩個地方距離很近，他到北方去弘法，而且他寫了一篇文章叫《顯宗記》，確立禪宗頓教法門是禪宗的正統。換句話說，是直接跟北宗，就是神秀大師他們針鋒對立，這是真正對立。但是最

後還是他勝利，這個很難得，真正不容易，所以把頓教傳到北方去，這是他的功勞最大。敦煌發現的《六祖壇經》就是神會的本子，他裡頭有一些修改。修改的原因，是因為要拿這個做王牌，去要駁斥別人，所以他那個本子跟我們現在這個本子裡頭有一些出入，他有他作用的。這是神會禪師的一段公案。

【師見諸宗難問。咸起惡心。多聚座下。愍而謂曰。學道之人。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。無名可名。名於自性。無二之性。是名實性。】

『諸宗』，也包括了教下；『難問』就是找麻煩的，故意來刁難的，來搞得你下不了台的，這種情形自古以來就有之，現在也常常有。我在頭一次到香港，是一九七七年，我第一次到香港講經，一下飛機是暢懷法師接待我。那是我跟暢懷法師第一次見面，過去不認識，第一次見面，住在圖書館，館長就是他。當天晚上他就警告我，他說香港講經不容易，聽眾不多。許多老法師，有名的大法師到這邊來講經，他們因為自己有皈依的徒弟來捧捧場，有個二、三十人來聽。他說：法師，你也沒有名氣，人家又不曉得你。他說：你心裡有個準備，可能只有一、二個人聽。我告訴他，這個沒有關係，一個人聽也行，我也一樣講。他說：還有一點你要特別注意，這個地方找麻煩的人很多，常常有些人故意刁難，叫你下不了台。他叫我在心理上做個準備。

有很多法師講經說法的時候，底下馬上當場發問，就叫你面紅耳赤，搞得你很難為情，他們拿這個來開心，整人，這就是「難問」，自古以來就有之。不過我在香港講的時候，叫暢懷法師出乎意料之外，那一次我去講了四個月，一個禮拜只休息一天。講了四個月，天天都滿坐，他的講堂椅子都坐不下了，後來是鋪了被單鋪在地下，地下都坐了人。他跟我說法師你法緣很勝，他說我們香港從

來沒有過這個樣子。還有那些平常問難的人，故意找麻煩的人，也常常來聽經，他們也一句話都不說，一個問題都不問，沒有問題了，而且這一幫人還請我吃過飯。講東西的時候真誠、踏實、肯定，不要講得模稜兩可、猶豫不決，人家抓到話柄，他就找你麻煩。你講的東西非常的堅定，這能把人攝伏，氣勢就把他壓倒。

問難的人、找麻煩的人很多。『咸起惡心』，「惡心」是嫉妒心、瞋恨心，看到別人有長處，他心裡就難過，惡心是這個，想方法來破壞、來障礙，總是這些不好的這種心意。『多聚座下』，他這個會，因為六祖名氣很大，宗門、教下來參學的人很多，所以他那個道場人多，也是龍蛇混雜，但是六祖能壓得住，他真正有智慧、有德行。可是六祖看這些人也非常憐憫他們，也替他們憂慮，因為這種心，將來都是要墮惡道的。祖師雖然慈悲，他要不肯聽話，也救不了他。救自己要靠自己，別人不行，別人勸你，你自己真肯幹，自己才能得度，自己才能夠救得了自己。別人勸你，自己不聽，不以為然，不肯去依教奉行，那還是照樣的墮落。

所以常常講經說法就勸大家，這底下就是他的重點，這些話都是六祖常常說的，『學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』。前面曾經說過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清淨心裡頭什麼都沒有，惡念不清淨，善念也不清淨，諸位要曉得這個。有念不清淨，無念還是不清淨。怎麼說無念也不清淨？因為你心裡頭有個無念，無念也是一個念頭，所以還是不清淨。必須有念、無念都沒有，這樣你的心才清淨。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好，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應無所住就是無念，而生其心就是有念，有念跟無念是一不是二，一定要懂得這個意思。有念，念從哪裡起的？從無念起的。所以念還是無念，生心還是無住。為什麼要起念？念是作用，有體有用，活活潑潑，他不是死的；如果要是一切念都沒有，那是死的，那不是活

人。住是什麼？分別執著。雖有念，你在念頭要有執著的話，這是凡夫，這不是聖人；雖有念而不執著，雖有念而無分別，沒有分別執著，這個念就是靈知。真性起用，這才能得大自在。所以說亦有念亦無念。

無念是本體，有念是起用，體用是一不是二，所以有念跟無念是一不是二。前面講過志徹，就是這個關口解不開，他認為有常跟無常是對立的，所以他不能見性，他迷惑。六祖跟他這麼一說，把他這個概念打破，他才恍然大悟。所以要知道，佛法裡頭沒有一法是對立的，是圓融沒有對立的，對立就有障礙，圓融就沒有障礙。所以《華嚴》裡面講的，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無有一法不圓融。為什麼法法圓融？因為一切法都是自心變現之物。這一切法不管它怎麼樣多，全是自性變現的，《華嚴》說得很好，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。所以覺悟的人是圓融的，迷的人有障礙，迷人不圓融，但是圓融是真的，不圓融是假的。所以祖師教給我們，不但是惡念要不得，善念也不要。那善事要不要做？要做，作而無作這就對了。怎麼說作而無作？做不著相，這就對了。

前天康國泰問我一個問題，就是問周太太要送我們Motel的事情，他說這事情這麼樣艱難，平常聽到我講我們要隨緣，不要攀緣。他說我們這樣積極去進行，這不就是攀緣嗎？他說攀緣跟隨緣分別在哪裡？他來問我。我說這叫隨緣，不叫攀緣。為什麼要那樣積極去做？我說如果不積極去做，我們就不隨緣了。他說這跟攀緣有什麼兩樣？我說有兩樣，攀緣有得失心，你念念計較，要把這個事情做成，這叫攀緣；隨緣是沒有得失心，但是有這個機會來了，必須要做。萬一我們所講的種種條件都圓滿，都沒有障礙，這是一種機緣成熟，我們不做，對不起佛菩薩，這是違背了自性；我們要是努力去進行，當中一個問題有障礙，譬如說如果那個小城不准我們設

佛教道場，那就沒有法子，我們的心盡到了，緣不足。我們對這個事情絕對沒有得失，我們做得很自在。拼命去做，心理上沒有負擔，很自在！他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原來是這麼一樁事情。我說這就叫隨緣。

滿人家的願望，我們要不努力進行，人家對我們很失望。你看，我們好意送他，你看看，人家不接受。同時，在佛教弘傳上來講，形象也壞了，人家一看達拉斯學佛社的人一個個都勢利眼，送他東西稍微有一點麻煩，刁難，他都不要。這樣障礙了我們以後弘法的發展，人家以後有這個機會，他不肯給我們，為什麼？你們這些人都是心地不誠。我們盡心盡力做了，不能成功的時候：他們這些人的確是不錯，雖然曉得不成功，他還是努力進行。人家對我們看法不一樣。所以從許許多多各方面看，我們應當要這樣做法。如果我們有個得失心，那是我們的錯誤；我們沒有得失心，做成功了，是這一方眾生的福報，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。所以善事一定要做，決定沒有得失心，決定沒有自利的心，自私自利的念頭放在裡面那就錯了，那就是惡念。縱然是弘法利生，弘法利生裡頭還有我得名聞利養，甚至於我還得功德，這念頭就叫惡念，都是惡念。盡心盡力去做，絕對沒有個人的名利，這個是善念，這是善行。所以善念惡念統統要除盡，就是自己以清淨心去行事。

『無名可名，名於自性』。這就是自性現前，我們常說的就是以真誠之心待人接物，以真誠之心為眾生服務，這就是自性。佛菩薩跟我們不一樣的，就是佛菩薩用真誠心，就是用自性。而我們的心不誠，所以我們是用分別妄想，我們用心裡面有私心，私心就是嚴重的我執。諸位要曉得，有我執真正的禪定得不到，像阿羅漢，阿羅漢要得九次第定，要破我執。如果有我，縱然他修的定功修得最好了，也不過是非想非非想定而已，不能出三界。為什麼？他有

我執。沒有我執的定就出三界，就證阿羅漢果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我執是大病！所謂「我」就自私自利，這個東西很麻煩。大乘修法，我們起心動念都想眾生、都為眾生，把自己給忘掉了。所以大乘破我執比小乘容易，小乘破我執很難。大乘破我執容易，那就是起心動念想別人、想眾生，不想自己，不是為自己利益而做的，是為大眾利益而做的。為大眾利益而做的一切事業，自己沒有一絲毫得失的念頭在裡頭，所以你做得自在。做成功了是大家的福報，做不成功是大家沒有福，與自己都不相干。做成功了自己沒有好處，做不成功自己沒有壞處，自己不相干，這個多自在。自己要摻雜在裡面麻煩就大了，決定避免不了造罪業，誤了別人也要誤自己。我們再看底下這一段，『無二之性，是名實性』，「實性」也叫做實相，就是真如本性。

【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。】

這裡講佛法的教學，從什麼地方建立的？要從『實性上建立』；換句話說，要從真心、誠心上建立，真心、誠心就是「實性」，這是永遠不會變的。諸佛如來教學法門，都是從真誠上建立的，這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。從什麼地方學？把自私自利的念頭排除，從這個地方學起。這是我們入佛門唯一的一條道路，不二法門。一個人沒有私心，舒服、自在，太自在了，於這個世間一切法沒有得失，得失都是眾生的，得了，眾生有福；失了，眾生沒福，與自己毫不相關，你說多自在。

【言下便須自見。】

實性，祖師說了之後，自己就要見到，這個見是悟，不是肉眼見，是心眼見，就要恍然大悟。悟了之後，就要用真心、要用誠心，待人接物唯一真誠。人家對待我們虛情假意，這是理所當然的，不足以為怪，為什麼？他是眾生。他要不是用虛情假意對待我，他

不就成了佛了嗎？他不就成菩薩了嗎？他不是凡夫。我們今天到這個地方來，要學佛，而且要度眾生，他以虛情假意對我，我要用真誠待他，諸位要明白這個道理，這個叫學佛。學佛從哪裡學？就是學一個會用真心、會用誠心，像六祖講的，「只見自己過，不見別人過」，這個叫學佛，這叫用功。念這一句阿彌陀佛，無非就是把真心、誠心念出來，念念覺！阿彌陀佛翻成中國的意思是無量覺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正在接觸的時候覺而不迷，那就是阿彌陀佛。如果我們口裡念的阿彌陀佛，心裡想的、身上做的還是迷惑顛倒，那這個佛號念了沒用處。這個佛號念的時候就是把我們的誠心、真心、覺性念出來，常見自己過，不見他人過，要把這個念出來，這個佛號念得就起作用了。

【諸人聞說。總皆作禮。請事為師。】

這是大眾常常聽祖師的教訓，所以都恭敬、禮拜請他老人家做自己的老師，『請事為師』。所以十方大眾到這邊來的都拜他做老師，聽從他的教誨。六祖跟常人有什麼不相同的地方，你們諸位好好想想，無非就是真誠待人而已！除這個之外，有什麼不一樣？就是真誠。我們繼續再看底下這一段，第八章：

【唐朝徵詔第八】

【神龍元年上元日。】

這個日期記得很清楚，『神龍』是唐朝中宗的年號，『上元』是正月十五，我們中國講燈節。

【則天中宗詔云。】

『則天』是武則天，是皇太后。『中宗』皇帝，實在這個時候，雖然是有皇帝名，沒有權，權都在武則天的手上。就跟清朝的慈禧太后跟光緒一樣，光緒是名義皇帝，真正的權是在慈禧太后手上。這個時候也是這樣的，「中宗」是高宗的兒子，也是名義上的皇



帝，權力都在武則天的手上。詔書就是平常人講的聖旨，皇帝有聖旨：

【朕請安秀二師。】

這是兩位國師，前面也提到過，『安』國師就是中嶽嵩山慧安國師，『秀』就是神秀大師，這兩位都是在朝廷常常為皇帝、這些王公大臣們說法。

【宮中供養。萬機之暇。每究一乘。二師推讓云。南方有能禪師。密受忍大師衣法。傳佛心印。可請彼問。】

這就是他們兩位向武則天、中宗推薦，這兩個人常常是受到皇帝的供養，尤其武則天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佛教徒，也是佛門的大護法。我們曉得，我們印的《華嚴經》，《八十華嚴》就是武則天時候翻譯的。經翻譯完成送到她那個地方，她在封面上題了一首偈子，「開經偈」。開經偈是武則天題的，你看後來多少法師、多少名人，這些文學家想再作一首開經偈作不出來，怎麼作沒有她作得好。她這個四句偈說盡了，大家看了都不作了，現在的開經偈武則天作的，人有學問。所以『宮中供養』。萬機之暇』，這是講皇帝每天處理這些公務，就是公事，再抽出一點閒暇的時間，來跟這些法師們討論佛法，討論一乘佛法。可是這兩位國師都很謙虛，都推讓，推薦說南方有惠能禪師，他是受五祖所傳的衣鉢，『傳佛心印』的，最好能把他請到宮廷裡面來，皇上有什麼疑問，可以請教他老人家，就是這個意思，他們推薦。

【今遣內侍薛簡。】

『內侍』就是我們俗稱叫太監，派個太監去送詔書，特別派遣太監『薛簡』。

【馳詔迎請。】

『馳』是快速的，快馬加鞭，快速的，帶著詔書，就是皇帝的

聖旨去迎請，請法師。

【願師慈念。速赴上京。】

這都是詔書裡頭的話。所以帝王對於六祖大師非常的恭敬，願師慈悲，能夠快一點到京城裡面來，這是詔書的大意。

【師上表辭疾。願終林麓。】

六祖大師接到這個詔書不去。不去，有什麼理由不去？說自己身體不好，有病，不能去。其實，『辭疾』就是裝病，不是真的有病，是假的。諸位在這個地方，我們要特別留意他的用意。世間最令人迷惑的就是名利，帝王來召請，這還得了！人家是巴不得，還不趕快去。你看六祖表現的態度，一個真正修道人，名聞利養都不要。像武則天、中宗，這些王公大臣學佛，他心裡想一想，慧安國師、神秀國師這兩個人教他們，綽綽有餘，我用不著去了。如果沒有，他可能去一趟，已經有這麼兩個好的老師在那裡，沒有必要。如果去了，那就是好名，用不著，也教誡後人不要羨慕這些世間的虛名，用不著，認真踏實的修行。『願終林麓』，「麓」就是山下，他住在山上，不願意出山。學道人要清貧，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明瞭。

台中李老師，在我們這一代當中是第一等人，當代我們可以說找不出第二個人。他一生就在台中正氣街，住的小房子，一點點大。他住那個房子只有我們學佛社三分之一，只有我們這個房子三分之一，沒有人看在眼裡頭。走進去，房子窗戶都沒有，因為它是直的，窄的、直的，長的。所以一共三小間，前面一間做客廳，當中做佛堂，後頭是他的臥室，後面有一點點小的空檔，他的廚房。那真是人不堪其憂，他也不改其樂。一生在台中教化的他的學生，我給他最保守的估計超過三十萬。實際我相信不止，因為我跟他的時候，我在台中的時候，已經就有二十多萬。我離開台中十多年了，

將近二十年，決定不止三十萬。所以真正學道的人，不要名聞利養。

如果說是看表面，好像窮教書匠，不願意理他，那是那個人沒有福報。他底下出來講經說法的，一半以上小學畢業的，經過他的訓練個個成就，那是有福的。為什麼能訓練得出來？聽話，教他怎麼學，他就肯怎麼幹法，這就行。自以為聰明，自以為高明的，那個人學不出來。自己認為自己很笨、很愚痴的，個個都學出來，都成功了。為什麼？他謙虛，他恭敬，他曉得自己樣樣不如人，對待任何人都恭敬，這種人是有善根的人。書念多了，這個眼睛愈念愈上去、愈念愈上去，就瞧不起人，那個人就很可惜，這是真的。有很多人書念多了，博士學位得到了，連父母都瞧不起，父母跟他一塊走的時候，他就跟朋友在一塊，他都不願意說這是他的父母，為什麼？土氣，不認識字，沒念過書，好像說出來丟人，你說怎麼得了。所以不如那個沒有念過書的，小學畢業的那些人謙虛、恭敬，因為他覺得樣樣不如人。所以個個教成功，他有一分謙敬之心，謙虛、恭敬，這是我們應當要學的。

六祖在此地給我們做了一個示範，不求名、不求利，絕對不愛慕虛榮，絕不巴結有錢有勢的人。真正學道的人要有這一副清高的臭骨頭，要有這個骨氣。那個貧窮的人、可憐的人，我們去找他，有錢有勢的人決定不去，為什麼？我們去會有嫌疑，他來巴結我了。那個窮苦的人、可憐的人，我們幫忙是應當的，這種人我們要親近他，我們常常跟他往來。有勢力的人不往來，他來找我們可以，他不找我們，我們決定不能去找他。何況是皇帝，皇帝找上門來也不理，也不答應他。高，清高，給我們後人做了一個榜樣，做了一個模範。但是佛法要弘傳，剛才說了，他已經有兩位法師在教導了，而且這兩位法師都是正知正見，這個大可放心。另外就以台中

做例子，我們做學生的人要替老師宣揚，宣揚老師的道德學問，使那些有錢有勢的人聽到羨慕，他到那裡去拜訪、到那裡去請教，這是我們學生應當做的工作，老師他不會教我們做的。我們自己報答老師的恩德，唯有弘法利生，我自己沒有能力來說服這些人，勸這些人學佛，我就給他介紹、給他推薦，用這個方法。像此地我們前面念過玄策禪師，不就是到處去遊訪嗎？他就是推薦，拉了好多人拉到曹溪來了，這是一個方法。所以佛弟子應當為佛介紹新的學生。好，我們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講到此地。